

征稿：<海韻>文藝副刊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現代詩歌、古典詩詞、曲藝雜談、文學及詩歌評論與鑒賞，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

投稿郵箱：shangbaohaiyun@sina.com shangbaohaiyun@sina.cn fax:63-2-2411549敬請投稿者寫明真實姓名以及詳細地址，聯絡電話。

願與秋同醉

逢維維

不再是
春江水暖
也不需要
什麼儀式感
歲月的脚步
從春華
走到了秋實
成熟的秋散
發著馨香
像母親的奶香

樹葉有的黃了
有的卻紅了
在這成熟的季節
風一刮起
葉子就醉了
我願是
一片紅葉
與秋同醉

紅的黃的葉
飄過了
田野山頭河流
不快不慢
也不急躁
循著
自然節拍輕輕的落
等葉子落完了
秋也走遠了
白雪皚皚中
心靈就更安靜了
不要猜測
是難過
還是不捨
時間
從來不會等候
只會用自己的節奏
不緊不慢的行走

綠淵寒潭斗暑記

李滿霞

夏日的城市，熔爐一般，熾烈的陽光緊鎖柏油路面，蒸騰起滾燙的氤氳，我們蜷伏其中，焦灼地喘息。

車輪碾過通往粗石霧峽的縣道，攜著熱浪的風洶洶拍打車窗，封閉的空調徒勞抗爭。終於一頭扎進梅山厚重蒼翠的懷抱，那道無形的燥熱火牆，轟然坍塌在起伏的青山之外。一路向西，風中的氣息變了，混合著腐葉、濕土與新生草木的涼潤芬芳，沁入心肺。

在粗石村棄車，沿山徑深入。濃綠蔽日，鳥鳴啾啾，山溪在石縫間奏響清冽的韻律。視野盡頭，兩堵巨大的青灰色巖壁對峙聳立，挾裹著翻騰水霧的幽深裂口，便是霧峽之門。

溯溪伊始，尚能遇見幾處彎腰勞作的鄉人。前行愈深，人跡愈稀。峽到中腹，陡峭的山巒夾水而立，一道刺目的白光自峰頂傾瀉而下，彷彿到了天邊絕境。忽聞前方同事失聲驚呼：「快！這裡有潭水！」那白光竟是懸空飛降的瀑布。

幾個男同事怪叫一聲，相繼躍入深潭。冰冷的潭水瞬間裹緊週身，激得他們一個冷戰，齜牙咧嘴倒抽涼氣。岸上的人哄笑起來。水中的小劉，眼珠狡黠一轉，佯裝無事游近岸邊，猝然揚手推出一片晶亮水幕，將岸邊的小張從頭到腳淋了個透。小張一楞，隨即蹲身，捧起如潮潭水，猛潑向側面的小李。水花炸開，迷了小李的眼。一場濕透全身的酣暢混戰瞬間引爆。岸邊水裡，壁壘分明又亂作一團，水珠疾射，驚呼與爆笑在石壁間衝撞彈跳。直到刺骨的寒

氣直鑽骨髓，潭中的勇士們才舉手告饒，帶著通紅的臉頰和不絕的笑聲爬上岩石。歸途斷絕，唯一的出路是緊鄰瀑布的峭壁。濕滑的青苔漫漶了路徑，一道粗糙卻牢靠的棕褐色繩索垂掛下來，成為唯一的依憑。人人凝神屏息，緊扣繩索，在寸寸苔痕上摸索著力點。有人腳底一滑，身體陡然失衡搖擺，身旁數隻手臂立刻迅疾伸出，穩穩攔住手臂、衣物，將他拉回堅實的石面。待全員攀上瀑布頂端，新的景象又迫至眼前：兩柱擎天巨峰緊密相依，只在底部艱難地裂開一道縫隙，狹窄僅容一人仄身擠過。仰望那幾乎合為一體的山峰腹壁，眾人唯有默歎造化的精嚴。

擠過這道天生的「山門」，峽谷驟然開明。一方平坦的巨岩平台闖入眼簾，是絕佳的歇腳處。令人驚異的是，在這雲端高瀑之上，竟有一處小小棚攤，竹椅木桌，爐火上熱水翻滾，櫃檯上零星擺放著包裝樸素的吃食飲料。這對我們這群飢腸轆轆、汗流浹背的人來說，無疑是荒漠中的甘泉。

我嚼著簡單的餅乾，目光掠過那對忙而不亂的攤主夫婦。黧黑的面龐刻著山居歲月的痕跡，動作卻有著山泉般的利落平和。忽然懂了這旅行的況味，城市裡隨意可得的便利，在這深山幽谷中，成為跋涉後珍貴的滋養。這山間的霧，溪流的水，不僅撲滅了肌膚上的灼熱塵囂，更深地浸潤躁動的心神。

峽谷行進的每一步，都在沖刷著什麼：滑濕的苔蘚提醒著腳下的謹慎和內心的謙抑；寒潭的激盪令人警醒，濾去積日的昏沉；同伴伸出的援手、潑水時無羈的笑臉，則像暗處燭火，映照出同行的情誼和困厄中的信任。這峽谷，從來不是單純抵達終點的路，它是鉛塵密佈生活裡，一場持續不斷的自我淘洗。

青李亂油杏

莊曉雯

「終是青李亂油杏，偏教錯認寫成詩」。夏季蟬鳴混著聒噪的風，悶熱的天氣使得人整個懶懶的。我翻身從沙發上下來，心裡念著酸甜的油杏，勇敢的走出滿是冷氣的房間。那酸甜的滋味總讓人想起童年爬過的杏樹，樹皮蹭得手心發癢，熟透的果子落進草窠，砸出細碎的甜香。

拐進夏日晚間的市集，熱浪裹挾著各種氣味撲面而來。小攤上炸串的油脂香、老大爺擺弄青菜的泥土味、西瓜切開時的清冽汁水味混著一聲聲此起彼伏的吆喝聲形成了夏季晚間的韻腳。穿著碎花裙子的姑娘們耐不住熱浪侵襲，從隔壁攤位買上一杯冰鎮果汁，冰涼的果汁順著喉嚨滑下，伴隨著滿足「嗝」的一聲，夏季的燥熱瞬間消散了幾分。

拐入路口處，那個帶著破舊草帽的老大爺引起了我的注意，皮膚被曬得黝黑發亮，笑起來滿臉皺紋裡彷彿都蕩漾著灰塵。旁邊乾乾淨淨高凳子上，擺著的瓦楞紙箱上用黑色油墨筆歪歪扭扭的寫著大大的「新摘油杏，十元三斤」。黃綠色的油杏隱隱越過紙箱衝我打招呼。伴隨著一聲聲吆喝，我情

不自禁的走了過去。「嘗嘗啊小姑娘，自家剛摘的油杏，不甜不要錢。」說著，就將一個「油杏」塞到了我手裡。手中的青黃色的果子甚是好看，比平時見到的油杏個頭略微大些，表皮上還裹著一層薄薄的白霜。見我遲疑，老闆迅速抽走拿起旁邊的抹布擦得瑯亮重新遞給我。

我咬了一口，表皮的酸澀混著果肉的鬆軟和清甜迸發在舌苔上。「老闆，你家這個口感咋跟人不一樣？」「我們家這個果子剛摘的還沒完全熟，你在家放兩天保準甜。都是自家種的不賺錢，稱點嘗嘗吧！」望著老大爺殷切的眼神以及的光澤誘人「油杏」，我心動了。想著或許是還沒完全成熟的原因，即使充滿狐疑依舊稱了兩斤。

在客廳裡放了兩天，看著黃色漸漸蔓延，我洗淨果子咬下一口，霎時表皮的酸澀漫過舌尖，中間的果肉尚算清甜，但是靠近果核的果肉酸味異常。「不應該啊？這個口感……這個味道……」看著每個「油杏」「屁股」上多出果柄，我恍然大悟。「哎呀！這不是李子嘛。」

我攥著咬了一半的「油杏」呆立在廚房，後知後覺的想起老闆擦拭果子的慫動以及回應我時的遲疑。

我攥著皺巴巴的塑料袋下樓。天氣依舊燥熱悶沉，樹上的蟬鳴叫的人心煩。仍舊

是那個市集，炸串攤位的油鍋咕嘟作響，買水果的老太又賣出去半個西瓜。

路口那個老大爺依舊在賣油杏，瓦楞紙箱裡隱隱向我招手的那溫潤的金黃色提醒我這次顯然是正牌入駐。我站在路口手足無措攥著裝滿「油杏」的塑料袋子陷入猶豫中。就在我抬腳準備離開的時候，老大爺站起身來朝我招呼。「哎！小姑娘前兩天是不你來買油杏來著？蒼老的嗓音突然刺破猶豫。我猛地抬頭，見老人佝僂著背，渾濁的眼睛卻亮得驚人，「我這閩女家種的果園，兩口子忙不過來，這不尋思給幫個忙，老眼昏花的，這不拿錯了嘛！真不好意思啊」。邊說著，他佈滿老繭的手伸向紙箱旁的塑料袋，不等我開口，金燦燦的油杏簌簌滾落袋中。「拿著拿著，就當給你賠罪了，自己家種的，不值錢！」老人臉上堆滿歉意，褶皺裡沁出細密的汗珠，「種杏也不容易，沒事沒事。」我慌忙按住他的手，老人怔了怔，挑出顆最飽滿的幾顆果子，用衣角反覆擦拭，直到果皮泛起蜜色的油光才塞進我手裡。

歸途的晚風中吹來些許清涼，我深深咬下一口杏肉，清甜的汁水瞬間漫過舌尖。夕陽西下，把塑料袋裡的青李也染成暖金色。此刻才驚覺，青李與油杏的誤會也是由酸澀轉為暖潤的生活際遇。

文藝副刊



海韻

中國作家作品選粹

專欄主編：宓月

604期

汕尾市散文詩學會會員。熱愛生活，業餘愛好寫作，塗鴉堆砌文字。文學作品散見于國內各報刊雜誌及網絡公眾平台，曾獲廣東省教育廳組織的師德主題徵文三等獎、汕尾市「喜迎二十大、頌揚新時代」主題文學作品徵文一等獎、第三屆「柯藍杯」全國散文詩大賽優秀獎等，有文學作品入選《中國散文詩年選》、《塞上散文詩》等多部年卷、年選。

在海邊路看海

人生如趕路，但不需要一直趕路。累了就停下腳步，望望星月，看看大海，吹吹晚風。

我喜歡看海，偷偷將寧靜與美好打包裝



海韻五章

進行囊。喜歡聽海歌唱，慢慢調整心胸波濤的節奏，哼著音律入夢。

海邊路的海，藍得有些舊了。它被無數眼睛摩挲過，被許多趕海的漁船挑挑揀揀，被大量的魚蝦覓食、嬉戲、游弋、繁殖生活過。

海邊路的海浪，只會在靠岸時用力撞擊發出漲潮的聲響。

咖啡店恣意充滿濃情，所有未被說出的願望都被投進星辰大海。落日沉溺于橘色海洋，小販們、戀人們、孩童家長們裝著海的心事，意未猶盡。

我數著掌心的沙粒，聽到海螺歌唱的聲音。

南海佳境

觀音聖地，慈航普渡。「得度石」、「蓮花石」屹立在海邊一隅。而我的沉默，始終是枚完好的風鈴貝殼。

觀海聽濤，看紅海灣碧波蕩漾，賞麒麟山古跡奇石，巧奪天工。遊客如潮，如梭穿過遮浪半島的綠蔭小道。不遠處的海上古堡，印記著汕尾電力人的故事。

山海聚秀，日月同輝，海色無邊。在這裡，海洋資源得天獨厚，湖泊、島嶼、港灣、沙灘，汕尾人的夢想與現實彙集于自然景象中。

輕舟往返，錦帆添美，鸕鶿盤旋，輪船笛鳴聽猶近。

南海寺的晨鐘暮鼓，敲下紅海灣波濤洶湧與風平浪靜的詩意。

南海乘著新時代的春風，吹遍東海岸大地的每一個角落。

陽光在跳躍

初見紅海灣，是在十八年前初夏的一個早上，陽光明媚。

日光灑落，沙灘、礁石、浪花、漁船、海鳥、碧波，入眼所見皆是明亮的，鮮活的、新奇的、可愛的。

陽光在岩石的紋理間游移，像一位少女在海面上舞蹈。

每一顆沙粒都馱著光，靜臥岸邊。每一滴水分子都忽上忽下地浮游，每一朵浪花都快活地跳動。

我們踩著影子，弄潮玩汐，踏浪尋樂，任陽光嬉笑。

那位「導遊」是在紅海灣工作的一位鄉親，他親自接待每一位故人，親自陪同講

解，他熱情洋溢地介紹這片神奇的海洋，喚醒了我一顆暗傷多日的心。

陽光跳躍在他身上，我也似塵埃被照亮。

小島漁村

小島漁村，位于品清湖西隅。坐船，是去漁村遊覽最具特色的一道風景線。

從中山渡口上船，向汕尾小島漁村出發。欣賞海上沿途風景，也是去漁村最有意義的靈魂所在。海的一半是散文，在于水色的意境深邃，在于景的清新優美；另一半是詩歌，在于濤聲的意象抒情，在于節奏形式自由。

山海湖城，碧波粼粼，海鳥飛翔，藍天白雲，我們在海的懷抱裡歡歌笑語。

下船後，徒步環島。舊船廠破敗得富有韻味，咖啡店、小食店有序坐落，巴掌大的小島安靜得聽得見蟲鳴。

年近九旬的伯公牽著伯父的手，看著海聊著天，精神抖擻，風采依舊，如同春天裡的桃柳，綠意盎然。

沙舌島

沙舌島，形如其名，一處狹長半島像是一條伸出來的舌頭延伸入海。

未開發的沙舌島，像是一塊未被雕琢的寶石。沙道凹凸不平，岸邊雜草樹木叢生，似乎營養不足，蕭條生存于平緩的山坡地。

海草如同浮萍，被海水送至岸邊，清冷幽綠，散發著鹹腥味。

海浪翻滾，海的氣息濃厚得讓我肅然起敬，海還是海，不會因為誰的來去而改變模樣。

海底對自己是無底的，岸對自己是無岸。海的懷裡依舊擁攬藍天、白雲、飛鳥、日月星辰……

沙舌島上的礁石群，像是龍生九子各有不同，千姿百態，像巨獸似利劍，如牛馬若仙桃。

在沙舌島上看海，我們只不過是些無足輕重的微粒。